

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

编者按

近日, 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引发内蒙古文艺界, 特别是文艺评论家的强烈共鸣。

日前, 内蒙古文联组织召开内蒙古文艺界学习贯彻《意见》座谈会, 内蒙古文联所属各文艺家协会主要代表、内蒙古作家、艺术家、文艺评论家及新文艺群体代表参加会议。

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历来被视为文艺工作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在铸造新时代文艺高峰的实践中, 需要精品力作的创作, 同样需要精准及时的文艺评论。座谈会上, 内蒙古文联号召我区文艺界, 要以高度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坚定的现实担当, 积极回应, 主动作为, 推动内蒙古文艺评论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落实《意见》精神, 准确把握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正确导向,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 夯实文艺评论理论基础。

座谈会上, 与会者畅谈了学习《意见》的心得体会, 进一步统一了思想, 提高了认识, 并就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推进内蒙古新时代文艺评论事业繁荣发展进行了交流。从今日起, 本版开设《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栏目, 陆续刊发此次座谈会上参会者精彩的评论发言, 今日刊发首篇评论《关于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的浅思》, 让我们共同品味。

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 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与合规律性, 其文字不多, 但内涵丰富, 我们要认真学习与领会, 更要按照《意见》精神积极开展工作。

《意见》发布之初, 我便从网上下载打印置于案头, 学习后很兴奋, 深受鼓舞。学习《意见》给我的突出感受是引起共鸣、共识, 共指出的那一点, 都值得认真思考、深入体会, 每一点都有话可说, 更重要的是, 每一点都应该得到很好落实。

借此座谈会机会, 我想对《意见》中指出的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谈一点初浅体会。《意见》中有关的原文是: 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 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 改进评论文风, 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就我个人有限的学习视野所知, 将文艺理论与文艺理论并列, 明确提出体系化建设, 三个体系: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是《意见》的创见, 而且涉及到真正提升文艺评论层次, 并能得以持续性建设的关键性问题。我本人涉足文艺评论40余年, 一方面觉得关于重视文艺评论的声音时常在耳边响起, 但另一方面则会遇到某些关于文艺评论的学术性的认识评价不对称的问题。这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也有文艺评论自身的原因。就文艺评论自身而言, 其学术性无疑是关键问题。因此, 学术性的建设与提升是当代文艺评论不容回避的问题。(我认为文艺评论应该是学术的, 至少说须有学术的特性。)

《意见》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 而且将文艺评论置于学科、学术与话语三位一体的体系化建设中对待。应该说, 这是合乎规律的, 而且是富有远见卓识的。说其富有远见卓识, 在我看来, 这是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的大目标所必需的, 是属于基础性、系统性及持续发展方面的认识定位与建设举措。

建设中国特色评论话语, 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同时是可行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认识与判断。这个判断来自于如下几点初浅的思考: 其一, 《意见》高屋建瓴地为我们打开了思路, 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多出文质兼美、适合于中国人的审美的文艺评论。这也是合乎中国特色和新时代的需要的, 也是实现文艺评论有效性所必需的。因为文艺评论同样要尊重受众的审美趣味与特点, 同样要尊重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与大众的审美接受习惯。

其二, 独特而丰富的中华美学理论与美学精神, 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及话语体系提供理论资源及人文科学谱系方面的重要支持。《意见》总体要求中明确指出: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美学在中华文化的学科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 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 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 强调知、情、意、形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包括文艺评论在内的文学艺术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是大可可为的。中华美学中独具特点的美学范畴与审美形态, 如意境、气韵、神思等, 以及美善统一、文质兼备的评判标准, 便是历代文艺评论的重要学理资源。如今, 这一宝

贵资源必然对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及话语体系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必将有助于新时代文艺评论品位的整体提升。

其三, 与中华美学精神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中的诗论、文论、乐论、画论及戏曲理论、小说评点等, 对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具有独特的意义。当下的文艺评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 语言表达缺乏趣味性, 感染力较弱, 可读性较差。这也是其不能达到理想的有效性的原因之一。这既与评论者的修养、才情有关, 同时也是一种话语习惯, 甚至关乎文风。中国古代的诗论、文论、乐论、画论等, 从话语特点而言, 其本身即是生动的、有趣的, 甚至是有诗情画意的, 其话语特点与评论对象相谐相趣, 使人爱读, 且易记。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梅尧臣诗曰: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然后为至矣! 文字简洁洗练, 且准确而富有意味。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体系, 便可以在继承创新诗论、文论、乐论、画论、曲论等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优秀遗产中得到启示, 并汲取养分。文艺评论亦如文学艺术作品一样, 只有是可读的(包括趣味在内), 才可能是有效的。

其四, 从中国现代大评论家的成就中得到启迪与信心。中国现代文艺评论史上的大家很多, 在此, 我只以李健吾(笔名刘西渭)为例。我很推崇李健吾, 对他进行过研究, 曾撰写《文艺评论家的姿态、心态及语态》一文, 发表于《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6期。李健吾文艺评论的代表作之一是《咀华集》。该书中的文章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中国文坛的作家巴金、沈从文、曹禺、卞之琳、萧乾、何其芳、李广田等当时新发表的作品进行分析、评论, 通过对李健吾先生这位大评论家的研究, 我总结了三点: 自觉的姿态、真诚的心态、鲜活生趣的语态。所谓自觉的姿态, 是指就文艺评论家而言, 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 必然会提升其开展合规律文艺评论的自信, 所谓真诚的心态, 是李健吾的《咀华集》洋溢着文艺评论家的真诚和勇气, 这是当下文艺评论尤其值得提倡的, 所谓融情见理、鲜活生趣的语态, 是从李健吾含英咀华式的文章中, 使我们认识到, 只有与评论对象平等同行, 诚恳地走进作品, 直到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 才可能写出既深中肯綮又富有生趣活力的批评文字。

我这里列举李健吾先生一例, 其实可以泛而言之, 如果文艺评论者真能有此三态(自觉的姿态、真诚的心态、鲜活生趣的语态), 那么, 其评论文章起码是可读的。回到我们讨论的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这一话题上看, 也是一致的。因为就我个人的理解, 我们所构建的评论话语及话语体系, 肯定不是模式化或套路式的, 而应该是有生趣与创新性的, 而且只有每一个文艺评论家在脱离中国人文谱系底蕴与积极弘扬时代精神的前提下, 以对作品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自觉与真诚, 开展不失个性的评论, 并能形成与之相谐相趣的话语表达, 那么, 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的理想效果便会随之而成现实。当然, 这后面自然包含着另一个相关的话题, 那就是要有一批批有境界、高水平的评论家为之努力, 为之奉献。《意见》讲: 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这是需要有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家的!

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 是一个新话题, 同时也是重要的、有趣的话题, 需要我们在评论实践中深入思考、切实落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一旦离开人民, 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 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 花拳绣腿不行, 投机取巧不行, 沽名钓誉不行, 自我炒作不行, 大花轿, 人抬人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要褒贬分明、激浊扬清, 像鲁迅所说的那样, 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 把烂的剜掉, 把好的留下来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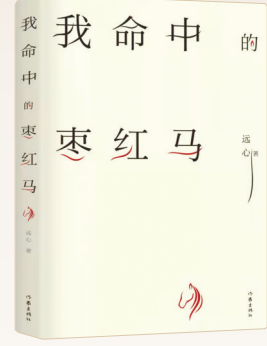


让诗

读诗集

我命中的枣红马

谷中凤



诗为心声。人类不能没有诗歌, 根本的在于心灵需要守护、精神需要解放, 思想需要深入到最不可言表之处。优秀的诗歌和诗人, 如同老练的建筑师, 用词语架构出独特的宫殿, 展示着人类精神的深层结构。远心的诗集新作《我命中的枣红马》, 就是这样一座独特的精神之宫。

远心出生于河北, 幼时迁居内蒙古, 从此结缘草原、钟情于马, 如她在书的后记中所言: 她有一颗蒙古马的心。这本诗集的大部分作品, 都与马有关。用她的话来说, 马从山丘、河流、草原, 从博物馆的雕塑, 从摄影师的图片, 从长调民歌, 从中外史诗, 从古典诗词, 从不同方向嗒嗒走来。清脆的马蹄声, 成为诗的节奏。水晶一样的灵魂, 照进诗的灵魂。于远心而言, 马是美丽的生物, 也如奇幻的精灵, 已成为她精神的化身, 寄托着生命追寻。肯德基的玻璃窗外/来往都是都市的汽车和行人/我定睛细看/再看/依然看见草原/漫坡/向上/几道山梁/有人坐到窗前/我还是看到她背后的草原(窗上)。可见, 这种精神已融入了诗人的主体意识, 一触即发, 自然流淌, 挥之不去, 去而复返。

当远心以诗的语言诉说她蒙古马的心时, 在抽象化重塑中完成了意象的超越和营构。而这个弥漫在整本诗集中的意象, 超越了马的具体视觉内涵, 转化为奔跑。也正是奔跑, 给了远心的诗一种流动感, 使之成为身体阅读的对象。或因这个缘故, 我读这本诗集的时候, 虽稳坐在家中的沙发上, 却产生了移动的体感。

被远心收入笔下的那些马, 几乎都是奔马, 请看: 你奋蹄奔驰, 让尘土飞成光轮, 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与无边的野草共生(《我命中的枣红马》)、黑马甩着一身的阳光甩得再快一点(《嗷嗷》)、一群野马奔驰在连绵不绝的山林间/忽而踏入深谷/忽然腾跃峰岭(《野马鬃鬃》)、风中奔跑的小黑马/像顽皮的小骆驼, 小狼崽, 小骆驼/黑黝黝地拱我的额头(《科尔沁小黑马》)。而在《既中》这首诗中, 远心更开宗明义地吟到: 这几乎没有可能/让一匹野马入厩, 厩中。在她的心中或笔下, 马是永动的性灵。

当然, 奔跑的不一定是马, 可能是山羊: 什么时候从羊群里跑出来/脱离西鄂尔多斯大漠/穿越荒漠、平原/到阴山(《一只阿尔巴斯山羊》)。也可能是风: 奔腾起来, 呼啸而至/摘下小女儿的桂冠/风翻起帽檐(《巴尔虎女人》)。或是火车: 列车, 穿越大兴安岭/乌奴尔, 免渡河, 博克图, 兴安岭/从西麓钻进去(《穿越大兴安岭》)。抑或地铁, 一条潜伏的铁蛇/突然露出, 绿眼睛, 盯着我/弯曲, 转向, 尾巴摇摆/呼啸而去(《空心蛇》)。还有不舍昼夜

的时光或曰思念, 当你再回来/深深的思念已贮满心怀/当你再回来/长长的等待已随花开/照片已摆在蒙古包里/我已消散在无影无形的风里(《带不走的花斑马》)。

马浓缩了远心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 成为诗人内在世界的修辞。奔跑, 则比马更具本质感, 从而完成了马的精神抽象与移情, 一如鲁迅笔下滋长得有些野蛮的野草, 也似昌耀诗里的静穆而显出神性的高车。诗心一片枣红马啊。世界因此而兴奋地跃动起来, 焕发出内在的节奏。而节奏, 恰是新诗的本质规定所在。

自新诗诞生以来, 诗人和诗评家们为押韵问题聚讼不已。押韵在本质上应是文字的音乐感或曰节奏。我记得谢冕先生说过, 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否则, 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 而表现这种音乐性的重要途径在于内在的节奏感。赋予或激活诗歌的节奏的办法当然有许多。在我看来, 远心这本诗集, 似乎打开了理解这个问题的另一扇窗。

在她的诗中, 语言技巧有时成为节奏感的来源。比如《嗷嗷》: 窗外的鸟叫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早晨来得再早一点/光在窗框上打得再白一点/再白一点/白到发金/爱退却之后距离再远一点/再远一点/不产生嫌恶不要仇恨自己。但更多时候, 还是通过意象及其营造过程, 带出那种属于诗的节奏, 或拙重或奇巧或轻盈或缓滞, 激发着读者内心的音乐感。

早在80年代中期, 昌耀曾表示, 他欣赏从生活感受中升华的、渗透了创作者主体精神的艺术真实, 心境辐射的真实, 形变实即情变的真实, 梦幻的、乐感的、诗的真实。我以为, 《我命中的枣红马》这部诗集, 贴切地展现了昌耀所欣赏和守望的那种艺术境界。在书的后记里, 远心把自己比作一把马头琴, 被草原上的老牧人拉出苍凉的古调, 那么, 让我们静心聆听这来自高原的宽广旋律吧, 在诗句里, 在书页间。(作者系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青年评论家)



记事簿里的梦幻江南

读散文集《夜晚灼烫》

胡忠伟

黑陶又出散文新作了。近年来, 黑陶就像散文领域的一匹黑马, 高密度地书写着他的故乡和故乡大地上的事。忘不了, 在《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南里, 充盈全书的那一抹淡淡的漆蓝色的乡愁, 忘不了, 在《中国册页》里, 黑陶行走在大地上的那份从容与欢畅, 忘不了, 在《泥与焰》南方笔记里, 黑陶注目江南故乡的那份深情和执着。

如今, 当这一本《夜晚灼烫》来到我的案头, 我仿佛看到了黑陶凝注在时间肖像里的那份目光, 一年又一年, 黑陶在看似冷静节制的文字中, 潜藏着汹涌的热情, 用诗意的笔触和表达, 全身心地构筑着一个阔大美丽的江南梦境。

黑陶出生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一座陶瓷古镇, 母亲是淳朴的农民, 父亲是本分的陶瓷工人, 在故乡的火焰和大海之间, 他呼吸着独特的江南空气。因而, 他的书写极具个性, 很有思想, 深深地打上了南方故乡生活的烙印, 文字深潜其间, 纯净而湿润, 苦涩朴实而有力量。这是一个清醒的书写者的理性选择和追求。在该书自序里, 黑陶深情地写道: 我目前的不分行文字的写作, 实际是一种寻找, 我想通过个人的这种写作, 最终寻找属于我的散文, 一种自由、尊严、饱满的真正的散文。他反对那种虚假的、空洞的、苍白的书写, 认为那是一种毫无血液交流的传声筒式的表达, 而这样的文字注定是短命的。

在《夜晚灼烫》里, 那些充满诗意和思想密集交织的句子, 带着固有的美好、纯正的品质和江南水乡泥土的特有芳香

扑面而来。在这样酣畅淋漓的书写中, 我们的心灵被抚慰, 一种意外之喜常常令我震惊。

在《南街与时间》里, 他对乡村的夏夜的描写, 满是怀念与依恋: 夏夜多美, 飞动的萤火, 流泻的星, 世界充满了清凉、纯净、裂冰似的移动碎光。而这样的夜晚, 注定只能属于故乡, 属于宁静美好的乡村。黑陶陶着寻找的诗意也是在乡村, 它奢侈地渗透并充斥到文字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即使最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细节, 在黑陶的笔下, 也充满了诗意。

黑陶在寻找, 在行走, 日夜兼程中, 那些月亮、星星、夜晚、沙砾、尘土、小草、露珠, 以及弥漫其间的气息, 都变成了他笔下的语言材料, 散发着诗意的神奇。《记事簿里的南方》是对少年故乡的回望, 是远离故乡经年的一种深情回望, 有苦涩, 也有温暖。《飞翔》一文, 则是对小屋居生活的审视, 在居居的那些年里, 他见识了太多的人生风景和酸甜苦辣, 体味了生活的煎熬, 不过, 在这里, 他也学会了安静, 更获得了内在的充实, 人间百相, 生活滋味, 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机会和触动。

孙犁说: 我一向认为, 作文与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 如本质佳, 油漆固可助其光泽, 如本质不佳, 则油漆无助于其坚, 即便华丽, 亦粉饰耳。对此, 黑陶有着清醒认知, 我们欣喜地看到他闪烁在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

读黑陶《夜晚灼烫》, 让人感到了愉悦, 灵魂像被自由诗意的泉水洗涤, 不由得露出灿烂的微笑。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宋生贵